

我在现场

黄盈盈 等著

性社会学

田野调查

笔记

我体验到你的人生

你丰富了我的心灵

我 在 现 场

黄盈盈 等著

性社会学
田野调查
笔记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在现场：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 / 黄盈盈等著. —
太原：山西人民出版社，2017.9

ISBN 978-7-203-09951-2

I. ①我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性社会学—调查研究
IV. ①C913.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26828号

我在现场：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

著 者：黄盈盈 等

责任编辑：柳承旭

复 审：李 鑫

终 审：员荣亮

选题策划：北京汉唐阳光

出 版 者：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地 址：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

邮 编：030012

发行营销：010-62142290

0351-4922220 4955996 4956039

0351-4922127 (传真) 4956038 (邮购)

E-mail: sxskcb@163.com (发行部)

sxskcb@163.com (总编室)

网 址：www.sxskcb.com

经 销 者：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承 印 者：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

开 本：655mm×965mm 1/16

印 张：22.75

字 数：280 千字

印 数：1-15000 册

版 次：2017 年 9 月 第 1 版

印 次：2017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203-09951-2

定 价：5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这本书，
都是我们的亲身体验，
也是心路历程，
更是人生价值。
希望大家喜欢，
不但喜欢这本书，
也喜欢我们这些人。

除了作者，本书中的一切人名、地名与场所名，均为化名。

一谈起“性社会学”，大多数人感兴趣的肯定不是“社会学”，而是“性”。

这既非错误，也不低俗，因为“性”的背后是生命，是我们全部人格的凝聚，是社会运行的基本维度之一。

但是，性社会学，不仅是一门理论思辨的学问，更是一种实地调查的研究。如果缺少严格的和大量的社会调查，那么关于“性”的一切论说，可以是很好的社会评论，却肯定缺乏社会学的特色。

可是说到调查“性”，而且不仅是“实地”的，还是“现场”的，那么大多数人感兴趣的，就绝不仅仅是“你调查到什么”，而是“你怎么调查的”，尤其是“你也做那个了吗？”

本书的各位作者，都参加过性社会学的实地调查。可是，在大家写出的学术论文里，几乎全都是调查所获得的知识，似乎“我”并不在场，似乎那一切都与“我”无关。

这固然很学术化，但是我们毕竟是活人啊，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地进行调查，又怎么可能在调查之后一如故我？实际上，我们每个人在调查过程中，都获得了刻骨

铭心的体验和感悟。我们都觉得，这才是最有意思的，不但对我们自己的人生最有意思，对于学术发展，其实也是最有意思的。

于是在我退休之际，学生们都提出应该共同写这样一本书：

不是学术专著，而是我们每个人的心路历程；

不仅仅是描述被调查者的情况，更是呈现我们自己的人格升华；

不寻求中规中矩，而是实话实说、真心告白。

在这本书的前半部分，涉及“红灯区”和“小姐”等概念。在中国目前的官方语言中，没有这样的词汇，被统称为“卖淫嫖娼”。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本书，我需要事先解释一下。小姐，就是职业地从事性服务工作的女性。妈咪，是在某个娱乐场所里管理小姐的女性。鸡头，一般是男性，是招收和管理小姐的人。“红灯区”说的是在某个明确的地理范围之内，性服务场所相对集中。性产业则是泛指一切提供性服务的工作。

性社会学，乃至整个社会学，从来没有研究禁区。它所关注的仅仅是该研究的学术水平如何，更关心研究者自己从中获得了什么体悟。我们每个人都努力去做了，但是本书却希望更多更深地表达后一层意思。

潘绥铭

2015 年夏

目 录

001 写在前面

001 第一部 身处小姐之中

眼睛里看得见角落，
心里才会有全局。

003 我在“红灯区” / 潘绥铭

020 “你要自甘堕落”：记小姐研究中的朋友们 / 黄盈盈

040 疏离与亲密：性社会学调查随笔 / 王昕

059 非典型“性”调查 / 杜鹃

075 真实的“谎言” / 江秋雨

094 她们的纠结与纠结的我 / 游珍珠

116 激情的投入与焕发：性研究之乐 / 张娜

135 义行江湖：警察、兄弟、小姐之间的学术游走 / 赵军

168 透过酒杯的霓虹 / 张楠

197 可以抱抱你吗？姐姐 / 刘中一

219 生活世界的碰撞与视界的融合：性研究的断章 / 王文卿

241 小姐主体之性问题：兼论敏感问题社会研究之困与思 / 姚星亮

255 第二部 融入他们的生活

社会科学的本質，

就是要从人人可见的表象中去发掘

那些平时被大家所忽视的现象和逻辑。

257 与“同志”们相处：我的第一次田野调查 / 潘绥铭

266 身处共境：我与大妈聊“月子” / 夏冰

284 研究，浸透在日常生活中 / 鲍雨

300 怀疑中前行：走进未婚人流女青年 / 王晨娜

316 从叙事看自我：“性”的解释功能 / 王小平

327 结语

正是社会调查中这种“主体建构”的视角，

要求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切实地贯彻伦理原则。

329 中国社会调查中的研究伦理：方法论层次的反思 / 黄盈盈 潘绥铭

第一部

身处小姐之中

眼睛里看得见角落，
心里才会有全局。

我在“红灯区”*

潘绥铭（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荣誉所长）

题记：我不是在“挖故事”，我只想了解人

1998年夏天，我第一次去东莞的“红灯区”进行社区考察，写出了《存在与荒谬：中国地下“性产业”考察》。此后至今，我带领我们的团队（老师和学生），定性调查了中国21个“红灯区”及其中的近1400位小姐、妈咪、老板、帮工与相关人物，陆续出版7本书与8篇论文。

在第一本书里，我首次论说了“社区考察”的定性研究方法。随后，我的学生们陆续发表论文，把这一研究方法命名为“入住式调查”“相处调查”“情境中调查”等。

* “红灯区”（Red-light District）这个词于1894年首度公开出现，美国俄亥俄州的一家报纸《桑达斯基记录报》用它来指代堪萨斯州的一个卖淫地区，从此这一称呼被广泛使用。按照国际通行的定义，中国并不存在“红灯区”。近年来，我国部分地区出现非法地下色情场所，由此带来一些新的社会问题，对其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和探讨，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。本书为便于叙述，借用加注引号的“红灯区”来指代地下色情交易和场所比较集中的区域。——编者注

“原来我只看不干”

人家最喜欢问的就是，潘老师你嫖不嫖？我说我不嫖吧，人家也不信，我说我嫖吧，那我又违心。我只好不说，咱们也别问。所有人都假设我要嫖的。当然，这些年讲了这么多，像我现在把这些事都说了，大概能有60%的人相信：甭管他嫖不嫖，反正他确实做研究了。实际上他们只是忽略我嫖不嫖。我真要问他/她，你认为潘老师嫖不嫖，估计90%的人还是说我肯定嫖过。这很正常。

我说我最早是“三陪男”，陪着资本家到处跑。那是因为在1995年前后，我有一个朋友是小暴发户，有钱了，就揪着我到处去吃喝玩乐，拿我当花瓶。他是我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当工人时认识的工友。人家发了小财带我到处走，跑了有十几个地方吧，南方北方哪都去过。无意中我就接触到小姐了，到处都能看见。谁都有这好奇，我也想了解她们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也试过当场跟人家聊一聊谈一谈，发现根本就不行，隔着一层山一样，什么都了解不到。

我就寻思，这个我怎么弄，后来就想到必须要通过老板和妈咪，通过她们我才能跟小姐有点接触。可是我上哪找去呢？谁认识一个妈咪啊？

1998年的时候，另外一个哥们，也算发小，他自己跑到东莞去当医院院长去了。医院院长人脉就广了，什么人都认识，尤其他的患者好多都是做生意的。他跟一个卡拉OK厅的妈咪和她老伴非常熟。他就主动跟我说，上我那去，我有关系啊，我帮你介绍进去。就这么着，我就去了。学术上管这个叫“引路人”。

去了以后只能在那OK厅里面，我还能到哪去啊？所以在OK厅里面，这就变成一种相处了。我天天去，又是老板的朋友，又是妈咪的朋友，人家也知道我不是嫖客，就这么待下来了。一共待了47天，时间

比较长。这才能够了解到一些东西。因为我是在人家的非工作时间、非工作场合、非工作关系中接触这些小姐，这样才能看到她们真实的一面。

来之前我就想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如果我假装嫖客去，根本就一点意义都没有，从根上就错了。那样的话，我充其量了解到价钱问题。可这还需要我了解吗？我问谁谁都知道。我如果假装去嫖她，那我看到的都是职业表演，跟模特、电影演员一样。我看到的根本就不是她这个人。

我是想了解人。

最开始，我跟大家的想法一样，就想知道，她为什么会做这一行？人看起来都挺好的嘛。一年以后就发现了，这根本是个愚蠢的问题，一点意义没有，都是表演。但是最开始确实是这个动机，我是跟人家相处以后才明白这些的。

“为什么要研究这个？这有什么好研究的呢？”小姐们才不这么问，这是学者提的问题。人家的第一个问题是：你是不是卧底，是不是警察？第一个问题我的朋友给我作证了，说不是警察。第二问是不是记者？要是记者就掐死他。记者是她们眼里第二可恨的。然后就问我来干吗。

他们不会想到有什么研究，研究这词儿都听不太懂。男老板向另外的老板介绍我的时候说：第一，人家从北京来的；第二，人家现在是教授，马上就要当研究生了。我回来跟老师们一说，都乐得哈哈的。其实，对他们来说，教授还能听得懂点儿，研究生他根本就听不懂，所以研究生就比教授高。

那我来这地方干吗？这个问题到第三天就解决了，他们用他们的世界给我解释。我说，我只是来看看。得，他们就抓住了，说：“啊，原来你只看不干。”这他们就都通顺了，就接受我了。

其实大多数底层人，生活很简单，世界很狭小。他/她们主要判断

的是我会不会害他/她。警察和记者都是会害她的，而我就一个“来看的人”，她才不管我是不是有什么嗜好啊，是不是变态啊，她没这些概念。

我遇到的第一个妈咪是高中毕业了的，还念了函授，她比较担心我把她写到书里去。但她手下的姑娘们都没想到过这个问题，她们都说：

“啊！太好了，把我写到书里头去，写我真名儿啊！”把名字都告诉我了，但我很快就忘了。（这是我们的研究道德，不是给人家保密，而是根本就不要记住人家的真名。）

她们真是这么想的。她们太缺乏关注了，一辈子没有受到过关注，可能她爸爸都不正眼看她一眼，所以听说写到书里头高兴死了。年纪大的顾虑就多点，她们当中一半是有孩子的，而且文化低，她无法评价被写到书里是什么意思，她不懂，所以既不反对也不支持，无所谓。

怎么打消顾虑？这太简单了。一年以后我再去，把书给她送了一本。她高兴了，翻着看了半天，“啊，看不出来是我”，还散发给台湾老板看。

还有一点，她们的生活太狭窄，我待了几天马上就觉出来了。小姐最大的苦恼，当然是被压迫被欺负；可是还有一个，就是太无聊。真的太无聊了，电视剧看腻了，打麻将又输不起，一块钱的都输不起，一天24小时打麻将下来也要输不少。所以麻将也不打，扑克也不打，没事干，客人随时可能来，小姐又得在那坐着，无聊，真的无聊。时间一长，那小姐是呆呆的，呆若木鸡这词真是太形象了，就那么呆呆地待着。

所以她们也很希望有个人聊聊天说说话，又不是嫖客，嫖客的话她得表演啊。尤其是比较年轻的小姐，越是小孩就越高兴，因为来了个人跟她聊。可是中年小姐大多数有孩子，孩子不能带，心理负担特别重。我就在那跟她们聊聊天，玩玩牌啊，给她们算命、看手相。

从1998年到2010年，我和我的团队，前前后后一共接触到一千多个小姐吧。原样记不住了，但大概的事儿还记得。你要是拿出我书里的哪个故事来，我就能大概反应出来她是在哪儿，至少在什么地方。

只有头两回是我自己去，后来都是带学生去的。最多时带着七个女生，最少时候也带着四个学生。带女生有什么好处呢，她能跟小姐聊感情方面的事。

那么，我跟小姐怎么也能聊天呢，因为有个代沟，年龄差距在那儿。我在那住上两天以后，就恨不得叫我爸爸的、叫我爷爷的都有。她一看我这老啊，有安全感。这个年龄差距挺有用的，她不会把我想象成嫖客。老嫖客倒是有啊，但是我证明了我不是嫖客，因为“红灯区”并不大，如果我嫖，一分钟就传遍啦。于是，我不嫖，她们就拿我当长辈来看待了，就会主动跟我聊生活经验什么的。

把小姐当人看，我一直这么强调。但开始也没这么自觉拿出来讲啊，这个认识比较晚。我一共写过六本关于小姐的书。大概是在第三或者第四本书的时候，才悟出来的。

“最怕小姐爱上我”

我跟学生讲课，每一次我都提这个问题：到她们那去调查，最大的风险是什么？回答都是被敲诈啦，被行骗啦，被她们引诱下水啦。甚至有一位我们大学的老师也说：老潘，你带我去吧，保证坐怀不乱。

我说，你这一说就露了，不合格。什么叫坐怀不乱？你以为小姐是妖魔鬼怪，非要把你给拉下水啊？你就把她想象成狐狸精了，你怎么不说她是个可怜的小姑娘呢？你怎么不说她是个平等的人？

只有一次，有一个看起来三十多岁的男的，是学医的，他说对了。

最大的危险是：小姐会爱上你的。为什么？你这么个年龄身份，平等地对待她了，别说很平等，你能跟她坐下来聊就够了。男人从来是居高临下地跟她们说话的呀。你就跟她平等坐下来，能关注她，她就会掉眼泪。在她那个世界，恐怕连她爸爸她哥哥都没这么对待过她。

她爱上你了，你可以感谢她，却没办法回报，根本无以回报，搞不好就伤了人家的心。这才是最大的风险。

还有一次，一位女老师非要找小姐谈谈，就是好奇，不是调查，问我应该先问什么。我说，先问她的孩子啊。她不信，说那么年轻怎么会有孩子？我说我一问，她的眼泪就下来了。她更不信了。结果呢，她跟那个小姐抱头痛哭。

这些都不是做学问的问题，是为人处世。有一个预防艾滋病的男医生说，潘老师，我看你写的书，我不信，见你这个人，我就信了。我说，你骂我长得像嫖客？他说不是，你没架子。

不光是这个啦。人跟人讲的是以心换心，我去了，就不能有那么多隐私。我在东莞的时候，帮我调查的妈咪，打电话跟我夫人聊天。那时候打长途多贵呀，她打了三次，都是半个多小时。我夫人直劝她，我给你打吧。不行，还是要她打。后来我走了，她也走了，还记得打电话告诉我。

小姐是有自尊的

我有一次离开“红灯区”的时候，有一个小姐，三十多岁了，跟我说，你娶我吧。

后来好几个记者和学生都问我，我怎么回答的。还有人转述成：有一个小姐要嫁给我。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说：小姐这话让我很感动，

可是你这样问，我却很痛心。

第一个，你真的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吗？这位小姐，她也拿我当人看，不把我当嫖客啦，也不再把我当坏人啦，所以才这么说。这还需要回答吗？

再一个，人家想嫁给我吗？天啊，人家说的是，我这个人还不错，有资格娶她了。你以为人家是小姐就想攀高枝啊？才不是呢，这是表扬。

我第一次去“红灯区”的时候，刚好到处热播《常回家看看》这首歌。有个年纪特小的小姐说，这歌写得特别好。我说不是写得好，是你感触特别深。在她们那个圈里，每天无聊地呆若木鸡地在那等着人，听见这歌，你说多刺激啊。

这种歌，唱给白领中产阶级可以，对底层劳动妇女，完全是在伤人家的心。

当作一个人来了解

我参加预防艾滋病工作以后，发现有些预防艾滋病的人，很积极很努力，但他们永远漂在水面上。他看到的永远是正在上班的小姐。这谁没见过啊？大多数地方都有这么一条街，或者都有几个发廊。你永远看见的是身为妓女的她。你不由自主地忽视了她是一个人，她有她的感情，她会有老公或者男朋友或者情人。她需要一个精神寄托，一个生活依靠。

可是艾滋病怎么来的？小姐 13 岁从农村来，艾滋病哪来的？天上掉下来的吗？是男人先传给她的。你现在冲着她使劲，这属于不懂人之常情，没良心，就这两条。他们老觉着中国艾滋病就是小姐传出去的，